
哲学符号学 ● ● ● ● ●

符号学“瑕疵文本”说：从《文心雕龙》的诠释讲起

黄维樑

摘要：赵毅衡指出，“符号学即意义学”；如何寻求符号文本的确切意义，赵毅衡提出“伴随文本”理论。李卫华论文《从伴随文本释“文之为德也大矣”》据赵氏理论寻求一个文本的意义，但发现对此文本（出自《文心雕龙》的一个句子）的解释众说纷纭，未能确解。笔者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和《文心雕龙》的《风骨》篇一样，都可称为瑕疵文本，即文本本身含义不清或互相矛盾。古今中西的“瑕疵文本”所在多有，本文略举数例说明之。本文以《文心雕龙》的《论说》篇和《指瑕》篇，作为瑕疵文本之所以存在的背景说明；换言之，此二篇可作为解释“瑕疵文本”说的伴随文本。

关键词：符号学，伴随文本，瑕疵文本，《文心雕龙》

On “Flawed Text”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Huang Weiliang

Abstract: “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according to Zhao Yiheng, who coined the term “co-text” for studies of the exact meaning of a semiotic text. In his paper “A Study of ‘Wen, or Pattern, is a Great Power

Ind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text", Li Weihua, sought out the meaning of the crucial first sentence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on the basis of Zhao's theory, but found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he present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sentence, along with the same book's famous chapter "Feng Gu" ("The Wind and the Bone"), themselves constitute "flawed texts": texts with unclear or contradictory meanings. There are many "flawed texts" in ancient and modern work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uses two chapters—"Lun Shuo" ("The Treatise and Discussion") and "Zhi Xia" ("Literary Flaws")—from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flawed text". These two chapters can be deemed co-texts in expounding the concept of "flawed text".

Keywords: semiotics, co-text, flawed text,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DOI:10.13760/b.cnki.sam.202001007

符号学论著丰硕，在这一门学问领导群伦的赵毅衡，对符号学做了言简意赅的解释：“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传送、理解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赵毅衡，2018）文字是人类的一种符号，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符号；由文字构成的文本（text），尤其是文本中的经典（classic）文本，其一词一句一段以至全篇的意义为何，这样的讨论，当然属于符号学的范畴。这样的讨论，涉及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来自西方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也与中西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中国的笺注和评点、西方的精细分析（explication de text）和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等密切相关。如何理解以至确定（如果可能的话）某文本（或称“符号文本”；本文中“文本”和“符号文本”二词交互使用）的意义，符号学有其理论和方法。赵毅衡提出了“伴随文本”这个概念。他指出：伴随文本是“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2012，p. 143）；他在一个讲座中曾再解释，以下是该讲座的报道的一个片段：

他（赵毅衡——笔者注）认为，伴随文本是文本“边上”携带的大量符号元素，包括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先文本和后文本几种类型。“我们的思想意识本来就是一部合起

的伴随文本词典，等着文本来翻开，来激发而已”，他强调，“没有伴随文本，就无法理解任何文本”。（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2018）

笔者对符号学认识有限，曾读过一篇符号学论文用“伴随文本”的理论来解释经典文本，即李卫华的《从伴随文本释“文之为德也大矣”》一文（2019）。笔者打算从李氏此文对《文心雕龙》全书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解释说起，提出“瑕疵文本”的概念，看看是否可作为符号学理论的一个小小补充。如果同样或类似的“瑕疵文本”概念已有人提出过，笔者自然要请知识者赐教。先引李文的提要如下：

《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即为《原道》，而《原道》开篇之句“文之为德也大矣”，是极为重要也极富争议的一句话，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要正确理解这一句话的含义，必须从它的伴随文本入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视为一个文本，其最重要的伴随文本就是《原道》篇中的其他文字。对“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解释，必须放在《原道》篇的具体语境中，做到上下顺畅，文脉相承。而《原道》篇之外、《文心雕龙》之外的其他所有文化文本，则作为文外伴随文本，影响着读者对“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解和解释。

李卫华征引历来多位《文心雕龙》学者对“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解说，而这些学者解说时，基本上是根据种种可有的伴随文本——“文之为德也大矣”这句话、《原道》全篇、《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时代及以前甚至以后的多种文献，特别是与“德”这个词语，以及“文之德”“文之为德”不同构词式引起的不同的可能解说——来解释“文之为德也大矣”这句话的意义。换言之，包括李卫华在内的历来《文心雕龙》学者根据的伴随文本，就是上面赵毅衡讲座所说的“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先文本和后文本”。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历来对“文之为德也大矣”（以至对其他很多经典文本语句）的诠释，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利用过伴随文本，而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乃对这个诠释现象涉及的种种文献以及上述种种诠释理论和方法，在学理上做了厘清，做了系统化论述，使伴随文本成为符号学的一个术语。

李卫华论文的结论是：

《原道》全篇均可视为“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内伴随文本，以

全文意义的通畅为标准,“文之为德也大矣”之“德”,无论释为德教、性情、功用、规律或道的体现,都有不足或牵强之处。而将“X之德”、“X之为物”作为“X之为德”的文外伴随文本,通过对三者表意的比较则不难发现,“X之为德”重在“X”而不重在“德”,“之为德”通常只起复指作用。中国古代文论重感悟而轻概念,将字义落得太实往往反而破坏了文意的表达。因此,不如就将“之为德”视为对“文”的复指,将“文之为德也大矣”直接译为“文真是很伟大呀!”反而更为贴切。^①

把“德”解释为“德教、性情、功用、规律或道的体现”,李卫华是将龙学者范文澜、冯春田、罗宗强、王元化、杨明照、张光年、赵仲邑、周振甫的诸种说法,加以整理综合。笔者这里另外随机抽样地列举几位龙学者对“德”的解释——张少康:“刘勰此处(即‘文之为德也大矣’——笔者注)之‘德’,指的是‘文’和天地并生的特点”(1987, p. 24);王运熙、周锋:“德:性质、意义”(1998, p. 3);王志彬:“德:有多种解释,此处按‘事物的属性’和‘道的形式表现’作解”(2012, p. 3)。

加以比照,就可发现张少康、王运熙、周锋、王志彬四位的说法,和上述李卫华所整理综合的诸说,不尽相同或大为不同。可能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2005年出版的戚良德《文心雕龙分类索引》告诉我们,解说《原道》篇的论著共有173篇(章),涉及的作者不止这里所列的范文澜等和张少康、王运熙、周锋、王志彬四位。索引所列的篇章,解说《原道》篇时,不免会对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加以诠释;而对“德”字怎样诠释,可能和上面所引各种说法有所不同。换言之,“德”的意义,可能更是众说纷纭。“德”是个非常复杂的符号。

《文心雕龙》另一个复杂的符号,比“德”的解说更为众说纷纭的,是以“风骨”为论述焦点的《风骨》篇。先引述《风骨》篇的一些句子:“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引文分别解释了“风”和“骨”的意义;类似的分别解释“风”和“骨”的句子还有不少。本篇中另外又有“风骨”合起来成为一

^① 这里所引李卫华的意见中,有“中国古代文论重感悟而轻概念”之语。这个说法可斟酌。中国古代文论里,诸如《毛诗序》的风雅颂、赋比兴等,都是概念;《典论·论文》的奏议、书论、铭、诗赋等“四科”,也都是概念;《文心雕龙》里面的丽辞、比兴、事义等,也都是概念……中国古代文论对相关概念的解说,也许不够详明细致,但我们不应该说中国古代文论“轻概念”。

词的解释，如：“若风骨乏采，则鸩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1987年陈耀南撰《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分析数十篇有关《风骨》篇的论著，其作者包括黄侃、范文澜、周振甫、王运熙、祖保泉、张长青、张文勋、石家宜、牟世金、王更生、蔡钟翔、张少康、曹顺庆、目加田诚等人。诸家对《风骨》的解释，差别甚大，陈氏把诸种不同的解释分为十余类。199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中，汪涌豪综述“风骨”研究成果，指出对此词的解释，主要有12种说法，其中第1种：“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第6种：“风即文辞，骨即文意”。请注意，两个说法对“风”和“骨”意义的解释，正好相反。其余较有影响力的解释：“9. 风骨是风格形成的基本条件。10. 风骨即风格。11. 风骨即格调。12. 风骨是力。”

由于“风骨”众说纷纭，对其意义为何，学者没有共识，陈耀南认为《风骨》篇的内容与文字，有点“扑朔迷离，闪烁不定”。汪涌豪只综述各家的说法，其本人没有加以评论。另一位龙学者周振甫在其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中的《释风骨》一文里说：“从《风骨》篇看，刘勰讲的风骨有矛盾。”（1996, p. 187）

笔者读《文心雕龙》，钦佩其体大虑周、高明而中庸之际，极言其价值之际，希望让“雕龙”成为“飞龙”广播四方之际，并没有把此书神圣化，认为它一字一句都是文学理论的真理，都是无懈可击的。笔者在台北出版的 *Tamkang Review* 1994年春夏号发表“Fenggu”一文，指出《风骨》语意有含糊处、矛盾处，篇章本身有问题，此篇可说是《文心雕龙》的一个瑕疵。“风骨”一词意义难明，《文心雕龙》英译者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干脆把此词翻译为“the Wind and the Bone”；笔者没有良策，只好音译为“fenggu”。研究我认为有瑕疵的这个篇章，困惑叹息之余，倒是收获了“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意象鲜明的句子——我尝试这样解读：有“风骨”的文学作品，就是“藻耀而高翔”的“鸣凤”；虽然“风骨”和“鸣凤”两者，在想象里既不形似也不神似。

有才识的老中青龙学者，不论怎样集思广益，不论怎样经历“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不论怎样祭出各式各样的“伴随文本”以助解说，都未能对“文之为德也大矣”和“风骨”的解释达成基本的共识（不敢祈求“定于一尊”的“定义”）。这表示这一句、这一篇用词有不精准处，或内容有含糊、矛盾处，其文本诚然有问题。笔者称这样有问题的文本为“瑕疵文本”（flawed text）。《文心雕龙》还有别的瑕疵文本，本文未及举例并论述。

瑕疵文本古今中西并不少见。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名段首句的“To

be or not to be”究竟是什么意思,向来众说纷纭,各种汉语翻译也就差别甚大。例如,朱生豪翻译为“生存还是毁灭”,卞之琳翻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梁实秋翻译为“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真是各译其释(根据译者的解释而翻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To be or not to be”这个符号文本本身有问题,有瑕疵。莎翁戏剧的其他名段,如《麦克白》中的“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词组,意思清晰,不是瑕疵文本。

刘季春指出,乔志高所翻译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亦译《大亨小传》),译文有句子费解;他对照原文,发觉原文就是费解的。这里说的费解译文“对人不乱下断语是表示一种无穷的希望”来自费解的原文“Reserving judgments is a matter of infinite hope”。(刘志高,2018)蔡思果翻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曾一边翻译一边告诉文友:大小说家的文句多有差池以至错误的地方。卡夫卡的小说手稿,根据整理者和出版者的讲述,也有诸多不善不妥的字句。韦勒克(Rene Wellek)在其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艾略特(T. S. Eliot)的批评文章里,每有用词意义含糊以及内容前后龃龉的地方。凡此种有问题的语句和篇章,都可称为“瑕疵文本”。

文学研究者细读小说文本,古人张竹坡发现《金瓶梅》的人物年岁前后对应不妥;今人潘铭燊发现《红楼梦》叙事时间有先后错乱,人物年龄时大时小(1988, pp. iii-viii)。虽说是经典名著的“大醇小疵”,到底是瑕疵,也因此,《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另一类型的瑕疵文本——可说是大的瑕疵文本,因为其瑕疵是读了整个《金瓶梅》或《红楼梦》文本才被发现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莫言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夫子自道,说他翻译时,往往对原著内容加以删削,甚至把情节结构加以调整改动。莫言的小说,在葛浩文眼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瑕疵文本——也是大的那一种。^①

追求完美的人,容不得瑕疵的存在。然而,任何杰出以至伟大的写作者,谁的书写能自夸为白璧无瑕呢?无论如何精心写作、刻意经营,作品篇幅一多,作品数量一多,能白璧微瑕就已经难得了。《文心雕龙》非常重视文字的妥善运用,《练字》篇指陈“缀字属篇”的毛病,要操翰者避免。《指瑕》篇

^① 葛浩文的文章大概两三年前发表于上海出版的《东方翻译》。顺便说明一下,本文所举例论述的“瑕疵文本”,其文本本身几乎没有形象性可言。形象性强的文本,如李商隐的《锦瑟》,其主题有多种解释,难定于一尊。我们应该用“象征”(symbol)理论来理解,即一个象征性意象可有多种含义,也因此不应把《锦瑟》这样的文本视作“瑕疵文本”。

指陈写作的种种毛病，包括用词含义模糊不清；它指出：“晋末篇章，依稀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依稀其旨”即含义模糊不清的意思。“文之为德也大矣”“风骨”“*To be or not to be*”“*Reserving judgments is a matter of infinite hope*”等都是含义模糊不清的词句。

《文心雕龙》有《论说》篇，刘勰解释“论”这种文体，意谓议论性文章，有一个“锋颖精密”的要求。“锋颖精密”的“锋颖”指笔锋要锐利，“精密”指立论要严谨。对于“精密”的要求，《论说》篇有下面的补充：“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牟世金这样译为白话：“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1995，p. 271）《论说》篇还有“义贵圆通”和“要约明畅”的说法，意思是论文的立论要能够自圆其说，不会前后矛盾，用词要简约明白，而非含糊不清。

然而，知易行难，古今中外如一，白璧微瑕甚至白璧多瑕是种种人为劳作的常态，刘勰岂有不知？也因此《指瑕》篇曰：“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好一句“鲜无瑕病”！我们要认识“文之为德也大矣”等瑕疵文本之为瑕疵文本，要了解其整个符号学背景，《指瑕》篇和《论说》篇可作为这个议题的伴随文本来加以说明。

对种种符号文本，包括经典文本、名著文本的解释，赵毅衡的“伴随文本”说告诉我们，可以动用的各种相关资料（即伴随文本）从近到远有哪些类别，帮助我们有层次、有次序地寻找答案。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可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瑕疵文本”这个认识，有助于我们避免过分执着，去求取文本意义的终极答案。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位隐逸诗人的宗师，是个“普通读者”；我们这些学者、学人，则是“专业读者”^①，是应该求甚解的。然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实在辛苦，更可能徒劳。有时应该豁达一点，大而化之一点。“风骨”的确切意义我“求之不得”，我摘《风骨》篇的“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以之为文学作品的一种极佳风格的形容，以之为我研究这个瑕疵文本的一大收获。李卫华应用“伴随文本”说求取“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确切意义，未能成功。她大而化之把这文本解读、“翻译”为“文真是很伟大啊”。这样的解读深得我心，在《“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

① 余光中有“普通读者”“专业读者”二分的说法，见余光中《凭一张地图》中《专业读者》一文（2014，pp. 20—24）。

□ 符号与传媒 (20)

(2016)一文中,我对这一句正有“文学伟大”的理解。而《文心雕龙》,虽然有瑕疵,仍然是一本伟大的文论著作。

引用文献:

- 陈耀南 (1988).《文心》“风骨”群说辨疑. 求索, 3, 89-97, 58.
- 黄维樑 (2016). 文心雕龙: 体系与应用. 香港: 文思出版社.
- 陆侃如, 牟世金 (1995). 文心雕龙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 刘季春 (2018). 我读乔志高译《大亨小传》——兼谈文学和翻译批评. 上海翻译, 6, 77-83, 94.
- 刘勰 (2012). 文心雕龙 (王志彬,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卫华 (2019). 从伴随文本释“文之为德也大矣”. 载于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8, 185-198.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潘铭燊 (1988). 石头记年日考. 香港: 中国学社.
- 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 (2018 年 10 月 24 日). 符号与意义——赵毅衡: “论伴随文本”.
- 王运熙, 周锋 (1998).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汪涌豪 (1995). 风骨. 载于杨明照 (主编), 文心雕龙学综览.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余光中 (2014). 凭一张地图.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张少康 (1987). 文心雕龙新探. 济南: 齐鲁书社.
- 周振甫 (编) (1996). 文心雕龙辞典. 北京: 中华书局.
- 赵毅衡 (2018). 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 四十年发展回顾. 文学评论, 6, 146-155.
- 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维梁,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Author:

Huang Weiliang, Ph. D.,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szwlwong@163.com